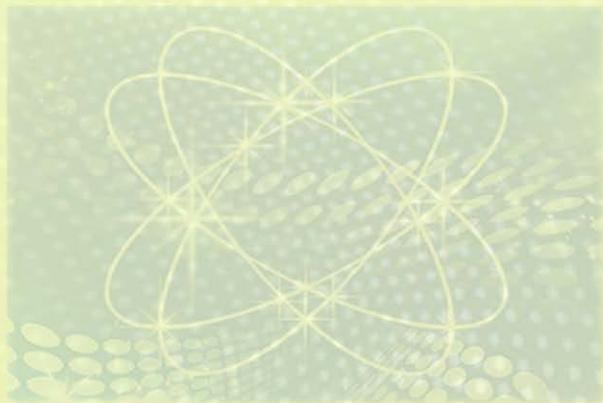


# 灯下集

柯建中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灯下集/柯建中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220-10034-5

I. ①灯… II. ①柯…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539 号

DENGXIAJI

灯下集

柯建中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韩 波  
戴雨虹 张笑阳  
蓝 海  
李 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145mm×210mm  
8  
135 千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034-5  
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谈古论今说杂文

(代序)



我学的专业是历史，但读书的兴趣比较杂，行有余力，也偶尔写几篇杂文，算是务了正业之外的副业生产。执笔的时候，常常援引历史材料和古人古事，一边谈古，一边论今，或者一边摆点龙门阵，一边捎带说几句闲话，这便是我的全部创作“经验”。更多的门路，我就总结不出来了。

然而，有一个问题，即杂文关心现实，为啥还要谈古？我倒想简单地说明一下。

首先，谈论古人古事，这和本行分不开。卖瓜的吹瓜甜，而谈古的不一定都认为凡古皆好。从写作的角度讲，每一位作家都不妨依据自己的习惯而有所取舍，既然这一面三句话不离本行，那么，另一方面，对



于行外的东西，非我所知，就可以不必勉为其难了。扬长避短，不敢自诩，但在掉书袋的过程中尽量少碰几块硬伤，则是应该办到的。

其次，从杂文本身讲，谈古与论今，两者殊途同归，并不矛盾。记得鲁迅说过：事物不相校雠，辄昧善恶；而杂文的古今映照，也正是校雠事物的方法之一。然而，在映照古今的过程中，发思古之幽情，容易；把历史当作现实的镜子，那就颇费周折了。1962年8月，我给《成都晚报》写了篇四五千字的文章，题曰《初唐杰出的政治批评家魏徵》。文中列举了这位古人的忠告，诸如居安思危，兼听则明，礼贤下士等等；并在文末赘了一笔，认为封建帝王能把直言不讳的魏徵当成一面镜子来看待，这桩事情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不料这篇拙文招惹了一场灾难，一个工作组用白纸黑字给笔者作了个“反党”的结论。由此可见，在历史这面镜子的面前，并非人人都敢于睁开眼睛，正襟危坐。所以我在1986年4月又写了一篇短文，题曰《要有照镜子的勇气》。文中摘引了唐代文学家韦应物的两句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看一看缺吃少穿的群众，我这顶乌纱对得起这批困难户么？文中还摘引了同一作者的另外两句诗：“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别人祖孙三代，蜗居一室，我这些楼堂馆所是否阔得来有

点令人难受呢？须知当时的韦应物是官，官是领导百姓的，但百姓的喜怒哀乐恰好给官提供了一面现实的镜子。岁月匆匆，而今韦应物已是古人，但时过未必景迁，他的反躬自责又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与不照，人各有志，不过杂文谈古的目的就在于借鉴，这是应该交代明白的。

当然，杂文不承担传播历史知识的任务，这种文学体裁也不是历史小品。杂文要议政。它的生命力在于针砭时弊。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所谓谈古就成了无的放矢。所以作者选择的历史材料必须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古今双方，或取其貌合，或求其神似，它们不仅能互相关联，而且能彼此呼应。在这种状况下，作者就给双方都创造了“对号入座”的条件，而杂文谈古的目的性和论今的针对性也就从情理上统一起来了。

例如，根据《风俗通》记载，一位齐国姑娘，女大当嫁。她的东邻富裕，公子丑陋；西邻穷寒，儿郎俊俏。于是母亲同女儿商量，愿意往东，伸出左手，愿意往西，伸出右手，你自己决定吧。可是姑娘的两手同时伸出，并且同时宣布：东家有钱，我到东家吃饭，西家的小伙漂亮，我到西家睡觉去。于是我写了《论“兼而有之”》（《人民日报》1986年4月16日）。兼者，一手



争官位，一手抢头衔；一手捞公家的油水，一手占群众的便宜。以今视昔，这两手岂不是一脉相通么？前几年，伯乐走运，无疑是好现象；但也有另一面，根据《战国策》记载，马贩子卖马，欲售高价而无人问货，乃延聘伯乐光临指导，于是相马名家亲莅市场，把马端详一番，掉转身子，又回头盯上一眼。顾而不问，马价陡涨了十倍。于是我又写了《谈水涨船高》（《中国青年报》1985年10月6日）。高就高在假他人之声威，拓自己之财源，而以今视昔，这种广告术岂不又是一脉相通么？八股文是中国著名的国粹，照一照老八股这面镜子，我们确能领悟到许多有价值的反面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圣贤的经典在八股秀才的手里变成了一堆脱离实际的废纸。于是我写了《八股焚书论》（《成都日报》1979年10月23日）。我还借用《水浒传》中老都管和杨志押运生辰纲沿途扯皮并把梁中书的十万贯统统扯给了晁盖的情节，写了《话说杨志》（《成都晚报》1983年8月31日）。此文意在表明：官太多，办事难。掂拾清代的官场陋习和官僚们阿谀逢迎、交际应酬的职业病，我又先后写了《忙个什么》（《成都晚报》1985年12月27日）和《面子问题》（《现代作家》1986年11月）。总而言之，谈古不拘一格，有信史，有传闻，也有文学作品。杂文不搞考证，用不着斤斤计较这些材料的真实程

度。但是，第一，援引古书，要有书为据，不能杜撰。第二，古今映照，要掌握分寸，切忌生拉硬凑，牵强附会。第三，触及时事，多取类型；因为类型的覆盖面更宽而又躲避了影射某一个别人物的嫌疑。第四，如按我的理解，杂文创作运用历史材料，也可以说是一种比兴手法。古人云，取象曰比，取义曰兴，都是借以发端起情，连类况物，旁敲侧击于有意无意之间，从而使论今的主旨有所寄托和得到映衬。一篇千字文，不妨九百字谈古，一百字论今，但后者才是本题。本末不宜倒置，虽然本末并不体现在数量上。

中国的老百姓不害怕照镜子，所以他们编了两句顺口溜：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所以我相信，谈古论今的杂文是不会没有读者的。

载 1988 年 7 月 4 日

《杂文创作百家谈》，河南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攻山采铜和收买旧钱	
——从顾炎武著作《日知录》谈起/	001
读顾炎武《广师》	
——夜读杂抄/	005
切莫等闲相看/	009
创作与出处/	013
名家以多为贵/	016
读《董宣传》有感/	019
要提倡讲道理/	022
八股焚书论/	026
唯名和唯实/	030
艺术家的高尚品格/	033
也从杜甫说起/	035
“文”“人”并重/	037



还是要讲一点谦逊/	039
论阿斗之成为阿斗/	041
古人与活人/	044
冒尖和翘尾巴/	047
两亿和一千/	049
行内与行外/	051
名家要惜名/	054
话说杨志/	057
多讲点实感/	060
文章与钱/	066
话说“飞空”/	070
论文人相争/	073
从“头”说起/	076
也从状元说起/	079
少而精/	082
“不是这个汉，怎地打得这个虎”/	086
长短录/	091
要善识未显之才/	094
论“繁处愈繁”/	096
也谈诸葛亮/	100
话说样子/	102
话说“风趣”/	104

话说“成堆” /	110
“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 /	113
藏书与读书 /	118
“背后”杂谈 /	121
谈水涨船高 /	124
忙个什么 /	127
话说水平 /	130
要有照镜子的勇气 /	132
论“兼而有之” /	135
闲话“称呼” /	138
面子问题 /	140
清高的闲话 /	144
求神忧思录 /	147
无用的闲话 /	151
论瞎子摸象 /	154
教师节有感 /	157
题外的闲话 /	160
行得与行不得 /	163
纸外吹赵括 /	167
试从皮匠说武侯 /	171
杂家和杂文 /	174
要有点事业心 /	179



- 钻一回牛角尖/ 182
- 村中札记（一）/ 185
- 村中札记（二）/ 187
- 清官思辨录/ 189
- 人怕出名猪怕壮  
——村中札记/ 192
- 上梁不正下梁歪  
——读报有感/ 195
- 真有真的难处/ 197
- 从前的官司炒不得/ 200
- 我读《甲申三百年祭》/ 203
- 赚心为上/ 206
- 为啥“弄不来”  
——我看《西游记》/ 209
- 无奈的闲话/ 212
- 纸上说盈亏/ 215
- 谁管谁有权/ 218
- 下梁不正，上梁歪不？/ 221
- 村中闲话/ 224
- 新时期杂文有用吗？  
——一次仅供参考的发言/ 227
- 附录：初唐杰出的政治批评家魏徵/ 232
- 后 记/ 242

## 攻山采铜和收买旧钱

——从顾炎武著作《日知录》谈起

顾炎武是我国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是他长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晶，到现在仍为历史学家所称道和引用。特别是《日知录》，在它尚未完全刊成的时候，就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顾炎武的一位朋友写信给他：“我们分别都一年多了，你的《日知录》该又写成好几卷了吧？”没料到这个看来是好心肠的询问却挨了顾炎武一顿批评，他写了一封直率而带点牢骚意味的信答复他的朋友：

尝谓今人纂集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



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顾炎武有些生气，确实也该生气。这位朋友的问题提得有点冒失和轻率。在明代，“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的风气本来就相当浓厚，著述家们不是奢谈性理，就是互相抄袭，旬日之间，不难成书数帙。用这种浅薄的做法来要求顾炎武，难怪他要发脾气。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的严肃态度和求实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整个后半生都是在旅途中消磨掉的。据说，当他出游的时候，用两匹马和两匹骡子，携载着各种书籍，“旅店少休”，也要“披寻搜讨”；而且每到一处，就向当地群众询问“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果他们提供的资料与平日所闻不合，便找出书来参考研究，或者进行实地调查。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积累，才最后写成《日知录》。在写作过程中，又多次把手稿或者刻好的本子寄送给朋友们征求意见，希望他们“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而不当但为称誉之辞也。”在明代那种空疏浅陋、沽名钓誉的士风和学风的环境里，顾炎武这种认真做学问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做学问，第一要立大志向，敢于超过前人，发抒独创；第二要下苦功夫，不怕险阻，谦逊踏实，精益求精。大志不立，便只能依傍前人的门户，啜拾前人的唾

余，或者收买前人的废铜烂铁，“充铸而已”！没有大志向，当然就下不了苦功夫，一味从便宜处着眼。而最便宜的，当然莫过于收买废铜烂铁了。

在言心言性的道学气笼罩下，顾炎武算得上一个新学术境界的开拓者。他是清代考据学的创始人，《日知录》又是他在考据学方面成绩的总汇。所以，他的学生，甚至他本人，都颇为自负地说：“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就是带有很大的阶级偏见，为清朝政府钦定的《四库全书提要》中也承认：“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不用说，这是和他认真做学问，敢于“攻山采铜”，寻根究源，既好读书，又求甚解的实干精神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当我们今天在做学问的时候，就不应该简单地充当一名“古钱”的收买者。有志气的人要在前辈的足迹上步步高升，这就要求我们付出比他们更大和更多的艰苦劳动。

《左传》上有一句话：“夫学，殖也，不学将落。”殖是种庄稼，做学问犹如种庄稼一样，有播种、发芽、生长、成熟的过程。要庄稼好，少不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勤培植，细加管理。“不学则落”。不学就是偷懒，而落就是萎缩和不长进的意思。我们不会自安于萎缩不长进以致歉收的境况，在学术园地里，也要精



耕细作，年年丰收。那么，老停留在前一代人的生产水平上是不行的，只靠收买“旧钱”也是不行的。传世的“旧钱”数量毕竟有限，而学术领域内蕴藏的宝藏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怎么办呢？“庶几采山之铜”。管它山路崎岖，岩石陡峭，只要有宏大抱负，有犀利的工具和科学的方法（在今天来说，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还有什么坚硬的山壁能不被我们一层一层地掘开？这样，我们就会开拓出无数崭新的学术境界，大大超过前人的成就。所以说，学问之道无它，求其立大志，下苦功而已！

载 1961 年 4 月 13 日《四川日报》

## 读顾炎武《广师》

——夜读杂抄

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里，算得上是一位公认的有志向、有节操、有专长、开风气的学者，不少高才鸿儒都对他表示极大的赞仰钦佩。著名的文学家汪琬在《答从弟论师道书》中就说过：“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尧峰文钞》卷三十三）而顾炎武对自己的文章学业、行止出处也非常自负。当然，自负并不等于自满，在顾炎武身上，这是一种不肯降低水平，随波逐流的自重的表现。正因为有了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所以，顾炎武又是一位非常谦逊，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长处的学者。他读到汪琬的信时，就曾以《广师》为题写了一篇短文：

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



有茗文（汪琬）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文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亭林文集》卷六）

这篇《广师》，在《清史稿儒林·顾炎武传》和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顾炎武事略》中都基本上全文转录了，因为它很足以说明顾氏为人治学的风度。文中提到的十个人都和顾炎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徒之谊，都是他在四十岁以后奔走晋、鲁、豫、陕期间结交的朋友。这些人的年岁，除张稷若、傅青主外，也并不比顾炎武大；相反，顾炎武大张力臣十一岁，大李中孚十四岁，大王寅旭十五岁，大朱锡鬯十六岁。这些人的名望也并不比顾炎武高。其中，张力臣系一名穷生员，靠卖书画为生，而顾炎武屡次推崇的张稷若，也不过是山东济阳的一位私塾先生。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说他“闭户读书，是以世无闻者”，但因为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或